

霉干菜

□ 季湘

大增。吃起来口味纯正,鲜香可口。
记得前几年去浙江金华,一位老友知道我来了,特意来看我,提来了几兜“金华酥饼”。未吃之前,我以为饼里包着的是红糖,要了一口,才知道是干菜,混着酥饼,越嚼越香。那时金华酥饼不是如今个个精致的包装,而是土包装十个一提,撕开纸吃不完就要装起来,不然便霉气了。在酥饼里吃到霉干菜,这是第一次。

二

从金华来到绍兴,坐了一趟乌篷船,上岸后发现很多老建筑已变成了现代高楼,那些低矮的青砖白墙在高楼的阴影下。
我闲来没事,走进了一家土特产商店,看见了茴香豆、霉干菜、黄酒等等。店里的大姐姓杨,五十岁,当地人,在我与她的交流中在,知道了这里的霉干菜是她自己腌渍

的。据她说:要在院子里晒菜,再把干菜全放进地下的酱池里,完事后盖上大石。倘或要取用的时候,掀开石板,掏一点出来便行了。霉干菜一般在冬春之际用春菜做一次,够卖一年。

她见我感兴趣,拿出一罐藏了五年的长干菜和一小坛两年的白菜干菜。直接整棵腌的,叫长干菜,加上晒的时候多采用吊起来的方式,亦叫长吊干菜。短干菜,是一截截的散的,看起来乌黑黑的。她说:“这短干菜,蒸起来很香。”

三

她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童年时的张妃。张妃住在我们家的西边,走上两分钟就到了。她家有很多多的霉干菜。我知道,霉干菜放在坛子里,用荷叶封住,再盖上盖子密封。这样才不至于腐臭。有一次,我嗓子痛,

母亲带我去她家,她烧了一碗霉干菜的汤,略冷后,让我喝下去。我为了缓解喉咙痛,乖乖地喝下去了。我问她:“为什么嗓子痛,要喝这个?”她摸摸喉咙说:“对嗓子有好处。”二十多年后,我在小城的图书馆翻看清代《本草纲目拾遗》,偶见关于霉干菜的一条记载:“年久者,出之颇香烈开胃,嗽口病及产褥,以之下粥,大有裨益。”终于明白,霉干菜亦是一味药材。

在我的家乡,餐桌上有一盘就是炒霉干菜,可以说是鲜、香、辣俱全。几个好友在一起吹牛、日啞白(讲闲话),喝上几口土酒,吃几口霉干菜,浑身大汗淋漓,把怨气、湿气都排出来了,可提高免疫力。

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霉干菜。这种来自乡野的味道,融入了我的记忆,久久难以忘怀。人间烟火的味道,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喜欢的,仅此而已。

归来吧 归来吧

每到五月初五
总是会有一场狂风暴雨
枯瘦的内荆河,又开始
血脉喷张,呜咽不止
水草齐刷刷爬起来,又跪下
托举着《离骚》《九歌》《天问》
……

夏天的雨来得急,收得也快
从云梦泽到汨罗江
天空被洗净,一尘不染

我乘一叶扁舟,顺内荆河而下
带足了雨水和云彩
到达汨罗江的岸边
濯洗风尘和疲倦

是谁?在江对岸
面容枯槁,披发行吟:
“民生累命,各有所错兮。
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
……”

我踮着脚,使劲地扯下夜幕
拉开密密匝匝星星的眼
把硕大明月,挂上树梢

先生,我终于看清您了
莫徘徊,莫忧伤啊!
请您跟我一起
归来,归来吧!

您看,浪浪之水已澄清
我早已收藏了破碎的山河
给您拼凑,修理好了
一个完整的楚国

楚绣

循着历史的隧道
我穿到了春秋战国
车辚辚,马萧萧
只见众人,簇拥着楚庄王
绝尘而去

我把住内心的惊恐
退回原点。惊喜地拾检到了
一件精美绝伦的锦袍

这是谁家的细腰女,心灵手巧
一针一线,勾画出了泱泱大楚
辉煌的历史与文化脉络

我从来不怀疑历史的颜色
就像这件楚绣
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雨洗礼
素雅的图案依然清晰可见

此刻,起风了
披上这件锦绣衣袍
瞬间,我已变成楚国的一名公主
怀抱古琴,踏着《阳春白雪》的韵律
袅娜地走向灯火辉煌的郢都

大楚车马在复活

在熊家冢附近
我看到了一匹匹高头大马
横七竖八倒在土坑里

“碰——”的一声,陈列馆的灯亮了
惊叹的目光,投向车马阵
有人交头接耳,试图从蛛丝马迹中
窥探一些大楚的秘密

我静默在马尸旁,泪落纷纷
仿佛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

突然,一声声嘶鸣
从背后荒草丛中传出,惊醒了
沉睡千年的楚王

梦回纪南古城

这凤凰山不属于我
凤凰山环抱的纪南古城不属于我
这纪南古城中琳琅满目的
陶瓷、玉器、楚绣、彩漆
……不属于我

今夜,栖息的这间小木屋
也不属于我
但手上一壶浊酒属于我
怀中的一卷《楚国历史》的线装书
属于我

举杯向明月,侧耳听楚歌
饮尽最后一杯酒
我就要与纪南古城告别了

瞬间,一座伟大的古城
消失在夜色中
那明明灭灭的灯火,一闪一闪在
我的梦里梦外

幽兰,本名(张红霞),湖北监利人,副主任医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国内各种文学期刊及网络平台:《朝圣延安》获《中华文学》2017年度诗歌三等奖;《每一位天使都是大慈大悲的好模样》2018年获陕西省慈善协会优秀慈善诗歌二等奖;《忧伤的水牛》2019年获鹿文学散文提名奖;著有诗集《在水一方》。

青灯有味是儿时

□ 彭四平

脱,躲不掉的。

随着新潮家具的兴起,木匠打的家具落伍了。他随父亲到武汉一所大学做木工。在大学里,看到同龄人拿着课本,优雅的走在操场上,他羡慕不已。殊不知,人生的轨道,在辍学之际就已分叉,要想奋起直追几乎没有可能。他理首接受命运的安排,骨子里却有点不服周。每逢节假日,他就溜到书店去看书。随着知识的增长,心中的梦风潮涌动,山长水阔起来。有一次,他不慎把一个榫头搞断了。他父亲大吼咆哮,声震屋瓦,仍不解恨,顺手抓起斧头朝他扔去。他似《天龙八部》里的段誉,使出“逃遁神功”,才没有伤到皮肉,却伤了他的心。趁父亲睡熟之后,半夜三更逃离武汉。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临薄冰。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凭着感觉往监利方向摸索前进。那是小满过后,田园瓜果飘香,饿了,渴了,就摘点瓜果充饥,困了倒在路边就睡。独自一人7天7夜,步行210多公里,悠悠苍天,步步皆辛酸!

临近村庄,他蓬头垢面,浑身是泥。当初风光到武汉,如今邋遢回家乡,传出去怕人笑话。他躲在庄稼地里,夜深人静偷偷摸回家。次日,他眼神不好的母亲,看见儿子床上睡着一个灰头土脸的,走近细瞧,发现是长子,心疼的眼泪潺潺的往下掉。听完讲述从武汉逃回来的经历,母子俩抱头痛哭。

也许,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文学更容易钻进他的内心。

成家后,他东挪西借凑足三千元,在武汉租了间门面,做铝合金门窗生意。初涉商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张。正愁坐吃山空,一位老人找他修门窗。这点小事,一般生意人不会接单,根本无利可图。他接了人生中的第一单生意,老人看他修门窗细致、认真,便隔三差五找他聊天。

有一次,老人见他写的《新桃花源记》,文采斐然。行文走笔间,时而尽兴而止,虽无深蕴大义,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闲逸恬适的人生情趣,一种幽默风雅的襟怀风格;时而自由挥洒,散而不失其形,杂而不陷于乱,给人以丰富细腻、自然混成之感;

时而文白相杂,在朴实中透出几分亲切和丰厚,极富情趣,赏心悦目。老人问他什么学历。他笑曰:“初中未毕业。”老人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并将自己所藏文学名著倾尽相赠。更让他感恩至今的是:老人不仅鼓励他坚持写作,而且还通过自己的人脉,介绍了许多业务,让他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

可惜好景不长,他门面的马路进行下水道改造。每天挖土机“隆隆”之响,道路两旁堆满了泥土,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客人根本无法进来,生意难以继。他听说湖南长沙市玻铝生意好做,卷起铺盖,转道长沙。

登上橘子洲头,波浪不惊的湘江像巨龙向前奔腾不息。他“书生意气”,决定在岳麓书院附近寻找门面,沾点文气。别人找门面仔细论证,多次现场考察,最快也要三三个月,他却三五天搞定。老乡跑来看一看,说:“门面太偏,不会有生意。”他不信邪,信心满满准备养家糊口,无奈药不对方,半年亏空老本,才知“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风霜早”所言非虚。农民经商就是这样可爱,想好了,就去干,摔倒之后,爬起来,接着往前冲。他总结经验教训,分析门面赚钱的特点之后,决定在长沙湘雅医院背后找门面。他开业的时候,老乡跑来祝贺,说“书生开窍,门面找对了”。人,真的是能挪活,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加班到凌晨才能赶完活,他靠勤劳苦干,质量可靠,赚足人生“第一桶金”。

高堂年事已高,亲人都在武汉。为尽人之子之责,他再次转战武汉,在原先门市部的路段找了间门面,正赶上房地产发展的井喷时期,他起早摸黑,赚了点辛苦钱,日子谈不上富贵,小康绰绰有余。更让他满意的是儿女大学毕业,也在武汉工作。

一个农民,在武汉有房有车,应该知足。可他并不满足,夜深人静时在床上打腹稿,有时想到会心处,发出爽朗的笑声。其妻被惊醒,生气地把他从床上踹了下去,等他摸黑站起来时,腹稿也逃之夭夭。从此,他学会了零星写作,只要有空就记录一二段,日积月累,他通过各种平台和杂志,

发表了《折翅的蝴蝶》《张婢学媒说亲》《铁匠张喜来》《小木匠》《青涩的初恋》等十几篇小说。

这些小说以家乡的人和事为题材,语言新鲜活泼,充满个性。笔调幽默风趣,一下能挠到读者的痒处。特别是把人生的种种阵痛,化作文字,苦乐哀痛,让人感同身受。也许,他的文章有些生涩,不够圆润,但瑕不掩瑜,那闪烁着神圣的同情和怜悯的光辉,俯仰迷上下,风味独特。

在商人圈子,他是作家;在作家圈子,他是生意人。这种尴尬身份,使得他像判断狮子,独来独往,避免不了孤寂。他在诗中感叹:“岁至五十老卒行,鲜有知己难同群”。有一天凌晨,他将从睡梦中吵醒,激动地说“刚写了篇散文,抑制不住喜悦之情给你打电话,那挥之不去童年的记忆,犹如一株风绰多姿的青杏,是我梦中的味蕾。也许有一天,我的子孙回到故里,回到青杏树下,果掉,去嗅探了落叶化尘的泥香。他们会像研究家谱一样,对这片土地充满敬畏”。他说的滔滔不绝,我则听的呵欠连天。次日,仔细阅读他的文章,诙谐的方言俚语,使文字增添了活力和趣味,让人过目难忘。

有人问我,彭开全的文章为什么写的有味道?我想,他下笔之前,心中对各色人物,积时已久,仿佛一只酿蜜的蜂子,酝酿成熟,才形之笔墨。如此文章,自然有一种醇醇醉人的力量,自然会使读者倍感亲切。

如果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我的堂兄似一叶浮萍,他也不会自暴自弃,总会重新规划自己的旅程。如果用蚂蚁和蝴蝶相比,他更接近蚂蚁,很少有闲得住的时候。他发表的文学作品,青灯有味是儿时。对我和堂兄而言,何止是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

彭四平,湖北省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监利人,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出版学术著作《激励心理学》《寻找新闻的向度》《站在湖北看中国》、传记文学《永远的记忆——赵祖炳传》(记者穆青)。

输牌,又在找由头发脾气了,于是都心知肚明地笑笑:“好,我出错了,不打了,不打了!”的说笑中起身告辞。干妃则赶紧在旁边解围说“这老鬼脾气太坏了,你们不跟他一样,今天也太晚了,你们明天再来玩,明天再来玩!”

朦朦胧胧地记得,干爹爹的身体好像一直挺好的,也没听说过他得过什么大病,可是那年的夏天,却突然听大人们说干爹爹昨晚去世了。开始听着并不相信,总以为是哪个不喜欢干爹爹大人在故意说谎,只是当看到哭天喊地的干妃和邻队里干爹爹本族本房里几个亲戚和队里几个劳力被队长喊到堤边干爹爹那两间低矮的小屋,去帮忙办理干爹爹的后事时,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大队小学的校长,送来两个花圈,要我们几个四五年的学生敲锣打鼓为干爹爹出殡后,我才敢相信干爹爹是真的去世了。干爹爹去世后,干妃总是闷在自已那两间低矮的小屋里,曾经同干爹爹一起喂鱼的高埠坑边,再也看不到她瘦小的身影,而她那两间曾经是烟雾缭绕的小屋,突然间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那些原来喜欢到她家打牌的大人和我们这帮小伙伴在干爹爹不在后,也似乎一夜之间都不去了。后来听说,干爹爹去世后不久,干妃也去世了。

杨朝贵,男,监利市文化馆工作人员,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其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于《雨露风》《精短小说》《参花》《速读》《今古传奇》《新浪潮老朋友》《荆州日报》《鄂州周刊》等报刊杂志。

干爹爹,是我三叔的干爹,我是随几位堂哥堂姐才叫他干爹爹的。
我没见过干爹爹年轻或中年时样子。我只记得干爹爹姓王,从我记事起就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与身材瘦小,且眼睛有些不好而总是眯着眼睛看人的张姓干妃相依为命地住我家后边靠堤的两间低矮瓦屋里。他那个低矮的小小的瓦屋顶上,总是一片炊烟缭绕的样子。冬天干妃她喜欢捡些小树枝或枯蒿草的柴禾生火取暖,夏天,干妃她喜欢把一些红紫苏、桔艾叶在下午的时候,就早早在家里点燃烟熏起来,说是驱赶屋里的蚊子。有时干妃她被熏得眼泪巴巴地走出来时,干爹爹还站在门外大声地说她几句:“你生得贱,熏死人,哪个要你熏的!”干妃她则会笑笑“熏了好些,免得晚上蚊子咬死人。”

干爹爹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看上去精神尚好,身材也依旧魁梧,只是一只腿脚有些残疾,走起路来总是一瘸一拐的。我不知干爹爹是不是天生的脾气暴躁,平时和队里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说了几句就和人争了起来。好在队里人都知道干爹爹,干妃她俩老无儿无女,没人跟她一样。因此,干爹爹俩老早早地就是队里的五保户了。吃的粮食、食用油,烧的柴禾以及过年过节的鱼肉等都靠队里提供一些。

干爹爹虽然是队里的五保对象,但他也还承担一点队里力所能及的活儿。为队里照看门前那个叫高墩坑的鱼塘。有时他会挑一担撮箕,去堤边拾拾一些新鲜的牛粪放在鱼

干爹爹

□ 杨朝贵

塘的旁边,待发酵好后喂鱼苗,有时会挑一担撮箕去队里的公共厕所,挑来几担大粪抛洒在鱼塘的水面,引来鱼塘大小鱼儿跳出水面争相抢食,而每到此时,干妃她便会喊我们这些队里的小伙伴前来观赏,当我们正在观赏的兴头上时,会毫不犹豫地接过干爹爹手中的撮箕或铁锹,挑的挑,泼得泼的干了起来,直到把此次喂鱼的事干完,也不会再让干爹爹费任何事儿。

一会儿喂鱼的事儿干完了,鱼塘面又恢复了平静。干爹爹虽说对大人们脾气暴躁,但此时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少发脾气,笑眯眯对我们说“你们,今天好玩不?”我们说“好玩!”“好玩,就下次再来,今天让我们去家里打扑克。”干爹爹见我们如此开心的样子,于是又对我们说。“好啊!好啊!”一听说能打扑克,我们都齐声高呼,赶快抢过干爹爹手中的撮箕、撮箕、铁、锹朝他家靠堤边两间小瓦屋走去。到了干爹爹的小屋,干妃她先把那张桌面有几条很大缝隙的小瓦屋走去。到了干爹爹的小屋,干妃她先把那张桌面有几条很大缝隙的桌子铺开,干爹爹则从他房间的抽屉里拿来那副旧的连牌上的阿拉伯数字也看不清楚的旧扑克放在桌上。“你们,今天我就先教你们打百分!”干爹爹说完,于是我们几个大点的伙伴,开始跟干爹爹玩了起来。平时,我们也在大人们打牌时在旁边看过,所以对打百分也有一点熟悉。

干爹爹边打边教,我们是边学边打,加之本来就经常看大人们打牌,不一会工夫,我们

便很快学会了。干妃她则会给我们在她家菜园摘来几根黄瓜或是一个西红柿的递到我们手中,吃着抹着一下午时间只感觉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此刻,干妃她也会反复提醒干爹爹和我们,该吃饭了,我们哪管这些,直到玩得家里的父母亲喊回家吃饭,才会在干爹爹笑着说的“今天算了,不打啦,你们下次再来”的期待声中返回家去。

平日里,干爹爹、干妃她俩老也还算和谐,干爹爹除了脾气暴躁一些,有时对干妃她说话声音大点外,生活上对干妃她挺好的,队里分点鱼、肉的也尽量让干妃她先吃,每年都会想方设想法扯几尺布料,为干妃她做几件换洗的衣服。而干妃她也是尽心尽力照顾干爹爹的生活,每餐想办法做几个菜园里的小菜,让干爹爹能每餐嚼上几口小酒。再者干爹爹无儿无女,也就没有子孙们的打扰,反过来也就比队里其他一些老人过得轻松逍遥了一些。

喝酒、打扑克、喂喂鱼,逗逗队里的小孩也就成了干爹爹生活的全部。有时队里人小孩打牌时,也会一角二角的丢一点牌钱,特别是农闲时晚上去打牌时还会多给角把钱的灯油钱,这样一来,来打牌的人多了,不但干爹爹干妃她俩老不会感到寂寞孤独,还会为俩老解决了一点生活上的困难。只是有时打牌,干爹爹牌快要输时,会无缘无故的发一通输火,双手把牌一推,眼睛一瞪,嘴对着两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用力一吹,对他打牌的对方说:“你们打牌,打牌,打屁牌,这牌都出不好?你们不打了,不打了!”大家一看,干爹爹又要

